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 楊六郎怒斬野龍

卻說呼延贊等逕往陳家谷救令公，忽路逢一番將。六郎問曰：「來者何將？」曰：「我野龍也。」六郎曰：「汝知吾父在何處？」野龍曰：「汝父迷失出路，殺進狼牙谷去，被我等圍住，不能得出，遂撞李陵之碑而死。首級被土金秀梟了，送往幽州獻娘娘去了。只有金刀，吾得在此。汝敢來奪耶？」六郎聽罷大怒，縱馬直取野龍。野龍亦奮勇交戰，三合，被六郎斬於馬下。六郎下馬，取了金刀大慟，昏倒於地。呼延贊勸曰：「汝今哭死也是枉然，莫若入京辨冤。我等助汝救父，命令不自仁美老賊，亦難回寨，只得去落草，待汝的消息，方可來與汝作一證見。」言罷相別而去。六郎一人一騎出谷，正遇遼將黑塔，交戰數合，忽山後一騎殺來，手持一斧，劈死黑塔，殺散眾兵。六郎視之，乃兄延德也。兄弟下馬相抱而哭。延德曰：「此遼賊巢穴，不可久停，且隨我入山相訴衷曲。」六郎跟五郎到五台山方丈坐定，六郎曰：「當時與哥哥戰敗。離散之後，杳無音信，卻緣何到此出家？」延德曰：「當時鏖戰遼兵，勢甚危迫，料難脫身，遂削髮為僧，直至五台山來。日前人道遼宋交兵，又望見陳家谷口殺氣騰騰，心下十分驚跳，特下山來，只見吾弟受敵，但不知父親安在？」六郎將父弟遭害訴說一遍。五郎大哭曰：「父弟之仇不共戴天，何得不報！」六郎曰：「小弟今回汴京奏帝報此冤仇。」五郎曰：「不必京去，今我起五百僧殺到仁美營中，將老賊碎屍萬段，豈不勝於奏朝廷乎？」有詩為證：

覺海澄清已數年，風波一旦起滔天。  
只因奸仇戕根本，恨不頽與雪卻冤。

六郎曰：「不可。仁美聖上所救命者，如此殺他，是反朝廷矣。不是伸冤，倒去結冤。」五郎曰：「這等說，我將父弟追薦，你快去京奏帝。代拜母親；今生不得圖家慶，承顏膝下以盡子道也。」六郎遂拜別回京。

行至黃河，人去與把守官索路引。及見那把守官，大驚。那官不是別人，乃仁美之姪潘容也。仁美恐六郎逃回，先著潘容在此把渡。六郎見之，竟往東北走了。潘容見是六郎，遂跳上馬加鞭追之。至一灣內，六郎見無船支，乃沿河而走。忽見蘆葉內有一支漁船，坐著兩人，有詩為證：

一葉扁舟碧水灣，往來人事不相關。  
網收煙渚微茫外，釣下寒潭遠近間。  
沽酒每同明月飲，忘機常伴白鷗閒。  
澤梁況復官無奈，撫脾長歌任往還。

六郎正在慌間，見漁船叫曰：「渡我過去，送汝船錢。」那船上老者問曰：「你那裡去？有甚公幹？」六郎曰：「小生汴梁人氏，母病危篤，回家看覷。」那老人認是六郎，橫舟接上。潘容在後叫曰：「那人是賊，你休渡他過去。」梢子不聽，潘容拈弓，正欲發矢，不防蘆葉中走出一漢，將潘容一棍打落馬下。連人帶馬，竄入河內丟了。那船又近岸，接著那漢子上船過了河。三人引六郎直至一莊，入於堂上。三人納頭便拜。六郎亦拜，乃曰：「蒙君救命，恩莫大焉，又何為禮拜？」那後生又曰：「郡馬，你何忘了？小人原居太原，母死無錢安葬，夜入郡馬府中，盜些財物，被令公拿住詢問。遂憐憫小人，賜錢葬母。後因家貧，來此捕魚過活。偶逢恩人遭難，時相報也。」六郎曰：「尊姓貴名？」那人曰：「小人喚做郎千，此老的，是吾父親。此小的，是吾弟郎萬也。」六郎聽罷，相謝，即辭別欲行。郎千曰：「屈留一宵，少伸薄意。」六郎入宿其莊。

次日辭別，郎千言曰：「郡馬別後，吾等亦他往矣。」六郎相別行至汴梁城外，腹中饑餓，下馬入店，買飯充饑。只聽得市中人三三兩兩說楊家父子反了。潘元帥表奏朝廷，太宗聞奏大怒，將楊家府家屬盡皆拿赴法曹。幸得八大王奏過，暫囚天牢。待遣人邊廷體訪，果真反了，斬猶未遲。六郎聽得大驚，思付父死狼牙，母囚牢獄，致使我家難奔，冤屈如此。遂悄悄入城，不敢入無佞府去，只在酒館安歇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蕭撻懶屢奏蕭后發兵取宋基業。蕭后遂欲出旨遣將南下，忽賀驢兒曰：「大宋國中，武臣策士，車載斗量，豈一戰得捷，便謂中國可圖？臣竊料之，殆有不可。但臣有一計，能使娘娘駕坐汴梁，而宋人無術可救。」蕭后曰：「卿是那條計策，若此之妙？」賀驢兒曰：「臣假扮南人，投入汴京，憑著一生學力，定要進身侍立宋君之側。俟其國中略有罅隙可攻，即傳信來報，然後娘娘興兵南下，始保萬全無失，而中原唾手可得。」蕭后喜曰：「倘若功成，我定裂土分茅。但恐後難認汝。」於是心生一計，遂向左腳心刺賀驢兒三個珠砂紅字為記。又問曰：「卿去改換甚名？」賀驢兒曰：「改名王欽，字招吉。」太后遂親賜酒三杯。驢兒飲罷，拜辭，即日起行，望雄州而進。賀驢兒，乃左賢王賀魯達嫡子也。

卻說六郎悶悶無聊，從步閒行，嘯口歌曰：  
仰觀天蒼蒼，俯察地茫茫。天地亦何極，人命如朝霜。  
靈椿狼牙殞，萱花繆線傷。夜夜吐哀音，涕淚沾我裳。  
奸賊肆毒害，呈嗟痛惜惶。佞頭飲上方，黃泉耿幽光。  
慈烏反哺心，悲思結衷腸。圓景淡無光，浮雲慘不揚。  
誰走告天子，為我作主張。

歌罷，見前面一人亦在吟詩云：  
昂昂挾策向京畿，准擬高車耀鄉閭。  
剝落文章空滿腹，漂零何日是歸期。

六郎見其人，生得十分俊雅，頭戴儒巾，身穿羅衣，腰繫絲絛。六郎揖而問曰：「先生何處人氏？有甚愁思行歌於市？」其人答曰：「小生雄州人氏，姓王名欽，賤字招吉。因比不第，在此閒步散悶。」言罷遂問曰：「足下大名？」六郎不隱，將父弟苦死情由，一一訴說。招吉聽罷，不勝憤激。乃曰：「將軍何不奏知天子，卻來背地怨恨，枉自悲傷？」六郎曰：「某欲去，奈心上惱悶得慌，幾番提筆寫疏，不覺淚下如注，濕透紙箋，故此遲留，尚未申奏。」招吉曰：「此事何難，小生不才，願代將軍寫之。」六郎曰：「君肯垂念，誠三生有幸。」遂邀招吉於歌處，沽酒款待，盡訴生平勞苦。招吉動容歎息良久。又問曰：「疏上將何人為首？」六郎曰：「潘仁美為謀之首，護軍王侁、部下劉均期、賀懷俱難怨饒。」招吉一筆寫出，遞與六郎。六郎看罷，乃曰：「先生才高班馬，取青紫如拾芥然，有何難哉。特時未至耳。」遂復沽灑致謝。六郎曰：「容某進奏，到尊寓專謝。」招吉辭別而去。

六郎正進到午門，陡遇七王出朝。暗付聖上今被讒言昏惑，莫若啟壽王代奏，猶易分辨。遂向前攔駕，大叫伸冤。壽王見是六郎，命帶到府中勘問。七王回府坐定，問曰：「潘仁美奏汝父子反了，真偽何如？」六郎跪下對曰：「正為此事來辨。」即遞上奏疏與七王看之：

迎州防禦使臣楊景，為訴挾仇謀害，陷沒奏軍，虛捏反情冒奏，誤國欺君事：臣太原降卒，荷陛下不殺，復授以職，至德深恩昊天罔極。曩者，遼虜腥穢，天地神人共怒。皇威丕振，命潘為帥，臣父子為先鋒，同出征剿。臣父子思圖報效，教將丑敵草薙而禽獮之。索何仁美與王侁等挾昔日之仇，肆莫大之禍，待臣父子進至狼牙村，刃接兵交，招討坐觀成敗，不發半騎相應。及敗回陳家谷，矢盡力疲，番兵蟻聚蜂屯，遂致全軍皆沒。臣父困乏行糧，撞李陵封碑之下而死。臣弟回取救兵，遭仁美萬箭之傷而亡。陷沒全軍於遼疆，伸冤無地；復捏反情而冒奏，情慘黑天。臣零丁逃命，孤苦無依，只得具疏申聞。懇乞哀衷明斷，父弟九原衛恩瞑目。臣甘誅戮，即萬斧不辭。

某年某月某日。臣景誠惶誠恐，稽頓首具疏，不勝戰慄死罪之至。

七王看罷問曰：「疏詞絕佳，出自胞中，誰代為之？」六郎曰：「乃雄州一儒生，姓王名欽，字招吉，代臣寫作。」七王曰：「郡馬知在何處？」六郎曰：「寄居東閣門龍津驛。」七王遂命人召之。頃刻間召至府中。七王與語，對答如流，七王大悅。乃謂六郎曰：「郡馬可去擊登聞鼓，分理更易，且當急往，毋被奸黨知覺。」六郎接疏拜別，竟往關外擊鼓。被守者捉見太宗。六郎將疏遞呈御案，太宗展開覽之云。